

《無名》非線性敘事 顛覆觀眾「瀏覽習慣」

導演程耳 主張 睇戲需要思索

《無名》在香港的首映禮上，導演程耳提及這部電影與香港的緣分：「剛剛想起，這部電影的第一句台詞就是廣東話。」他在台上講話時，梁朝偉會在旁稍作補充，兩人相處儼然默契老友。

《無名》在內地票房破10億港幣，但在內地導演中，程耳從不算是受主流追捧的那類。他的敘事方式個性鮮明，觀眾也許在欣賞時會有那麼一絲的無所適從，但他的每一部作品，也令觀眾用另一種方式「接收」，「接收」故事，也「接收」導演強烈的信念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
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

程耳不是高產的導演，《無名》距離他的上一部作品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，間隔了6年多的時間。他也是寡言的，把許多的時間留給了思想，在採訪的提問與他的每個回答之間，也常留着一段段予以思索的沉默空白。關於電影，他認為每個導演只是各自做各自擅長的事：「每年有那麼多人在拍電影，各種各樣、千差萬別，每個人會有不一樣的選擇，創作者會有自己不同的切入點。」

喜歡何藩鏡頭下的中環

梁朝偉和王一博在《無名》影片中，貢獻了一場漫長而精彩的打鬥戲份。程耳說，那段打戲原本的時長更長，最後剪輯到成片中「還算合適的一個長度」。在排練的一周和拍攝的9天裏，他觀察着兩位主演的表現與互動：「他們其實每次在現場都會有一些有趣或有意義的交集，尤其在拍打戲的時候，你會看到兩人是特別為對方着想的人，拍的時候只要一喊停，兩人立刻會互相安慰，很怕真的傷害到對方。」

影片中時過境遷，王一博飾演的角色最終遷居香港，程耳呈現了一段他款款走上中環街市樓梯的場景，霧氣瀰漫、色調泛黃的氛圍，很容易令人想起何藩的那組攝影作品《中環街市》。程耳說自己很喜歡何藩：「那一場的場景和光線就是按照何藩的原作去復原的，我特別喜歡他的作品，他的攝影作品對於香港來說太珍貴了，因此我就在那場戲中照着他的照片去搭景，算是對他的懷念。」

眾所周知，程耳是喜歡「飛頁」（指一邊在現場拍攝一邊寫劇本）的導演，不少與他合作過的演員，都曾講述過他在觀察後現場修改劇本，或是轉念捕捉某個現場細節的經歷。程耳解釋：「有時候寫劇本，即便你認為劇本已經非常成熟，真正拍攝時還是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，你需要在拍攝的時候去匡正和解決這些問題。《無名》因為開機時間的影響，當時劇本完成度還沒有那麼高，所以加劇了我在現場對劇本的修正。」在《無名》拍攝的時候，程耳經常拍完戲回房間就繼續寫劇本，沒有時間睡覺。「因為開機時劇本離真正完成還有一定距離，不過這些都是正常的，但最後我們對劇本的打磨和現場演員的努力，令最後的作品是完善的。」

程耳也愛寫作，他的日常隨筆充斥着強烈的畫面感。程耳說：「寫作意味着成本更低的一種表達方式。寫作比拍戲容易，它沒有拍電影的成本，想寫就寫，更讓人心無旁騖、去享受，它沒有世俗可見的物質的成本，只需要你的積累與認知，因此寫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更自由的。」

方言能提高觀眾融入感

與文字息息相關的，便是語言。語言是電影不可或缺環節與手段，在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

與《無名》中，不同的演員分別用上海話、廣東話及日語說出台詞，特定年代的質感，就在這吳儂軟語或抑揚頓挫中滲透出來。程耳認為各地方言對當地民眾來說，有無法取代的特殊魅力，而方言也是拉近觀眾與影片之間距離，提高融入感的媒介：「比如我們拍一齣關於舊上海的電影，當演員用上海話說台詞，馬上就能把觀眾拉入舊上海的語境中。而如果用語言以外的手段，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與時間。」

《無名》延續了程耳習慣的非線性敘事手法，每一段都暗藏伏筆，線索延遲揭示，如今習慣了「瀏覽」故事的觀眾，多數會在他的影片中感到一絲不慣，也必須變換觀看的方式，才能把整個故事拼湊完全。去違反觀眾的習以為常，建立自己的敘述模式，程耳並非是刻意要異於常人：「我們的生活是線性的，今天、明天、後天，我們會按這樣的順序安排自己的日程，但我們回憶往事，其實是非線性的；我們的閱讀是線性的，但思考不是線性的，尤其是思索和反思，一定不是線性的。這個話題簡單而言，就是關於，你究竟是讓觀眾去閱讀一個故事，還是去思索一個故事？」

在他看來，他只是作出了自己的選擇，用自己擅長的方式來講故事：「我覺得電影有很大優勢，它是影像，它有畫面、聲音，它像回憶，像夢的片段，因此它很適合非線性的敘事方式。當起初和結局疊化在一起的時候，那種宿命感會噴薄而出。」



◆影帝梁朝偉在戲中飾演何主任。



◆王一博飾演的角色最終遷居香港。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達里 澳門直擊）楊千嬅、林峯、黃宗澤（Bosco）、吳卓羲、陳慧珊、林保怡、炎明熹等人25日到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參與《無限超越群星演唱會》演出，演唱會主題以綜藝節目《無限超越班》為主，再次演繹經典港劇主題曲，千嬅坦言受製作組和何麗全誠意打動，提早結束旅行趕回來參與，為傳承港劇出一分力。

演出前眾人齊齊在後台拜神上香，祈求演唱會順利進行，內地演員趙櫻子就借機做「攝石人」跟Bosco、吳卓羲及林峯合照，嚇得Bosco想逃跑。「三兄弟」林峯、Bosco和吳卓羲難得同場相見，他們也坦言從未有機會三人一起拍劇，更稱演唱會前一晚才第一次三兄弟同房促膝長談。問到三人談了什麼話題，吳卓羲笑道：「什麼都傾，但一個正在敷面膜、另一個就夾住頭髮，整件事好麻煩。」Bosco就稱他們一直想做一件事，笑問是否開拍「狙擊」系列劇集，他說：「不是，想讓大家見我們的真面目，可以做真人騷，但要看看誰可以管得住我們。」吳卓羲聞言就揶揄Bosco，說：「你咁忙咁多戲拍，叫你上《披荊斬棘2》又話有期，電影、劇集都畀你拍晒，我們只好做綜藝。」林峯就提議可以做talk show，但又擔心內容出不到街。Bosco就補充表示希望三兄弟可以每個月都一起做一件事，做綜藝、拍廣告甚至做旅遊節目。



◆趙櫻子突然「攝石」位合照，黃宗澤、吳卓羲及林峯都嚇一跳。



◆陳慧珊與林保怡自《妙手仁心》系列後再碰頭。



◆演出前，群星齊齊在後台進行拜神儀式。

群星赴澳門演出 陳慧珊林保怡再聚 趙櫻子化身「攝石」 竊黃宗澤合照



◆程耳提及《無名》與香港的緣分。



◆《無名》導演程耳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。

好準備不要令觀眾失望。」問到二人有沒有機會再合作拍劇？陳慧珊坦言任何機會都有可能，保怡就笑道：「其實我有想過，但一直不敢開聲，因為要有好的劇本先，大家都知她好忙，有好多生意處理。」

炎明熹翻唱梅艷芳《心債》

獻唱已故歌星梅艷芳名曲《心債》的炎明熹（Gigi），透露梅姐的歌曲難度相當大，所以要花更多時間準備，不會想太多唱歌技巧，只想盡力演繹好歌曲。Gigi25日難得見到多位前輩，她笑言自己害羞得不得了，說：「平時我已經慢熱，今次就更慢熱，記得小學時看黃宗澤的《護花危情》，覺得他唱《K歌之王》也不錯。」先前翻唱過梅姐和張國榮歌曲的Gigi，原來曾想過推出全致敬的唱片或音樂會，她說：「羅文《好歌獻給你》、陳百強《摘星》我都唱過，不過有些舊歌真的很難唱，例如《上海灘》，要不斷練習才可以踏上舞台。」

「澳門新抱」吳若希笑言自己是半個地膽，有機會來到澳門要盡情享受美食。吳若希是少數以原唱者身份上台的嘉賓，她感激大家仍記得9年前的歌曲《越難越愛》，希望之後會有新歌能更上一層樓。



◆炎明熹曾想過推出全致敬的唱片或音樂會。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子棠）劉佩玥（Moon）和何廣沛25日在有關噪音工作保護聽覺的活動獻唱及玩游戏，廣沛更透露本身聽覺有些問題。他稱小學做學校的身體檢查時，被診斷聽不清楚低分貝的聲音，即使用腦掃描檢測也找不到原因，及後到美國讀書期間曾用過助聽器，但始終不習慣，並且日常生活沒受影響，故此放棄使用。

對於有傳他與朱晨麗分手，廣沛表示不回應了，但暗認說：「不論是哪個朋友或同事的關係，都有變化的一刻，現在是最好的決定，或者是對任何人的尊重。（是否翻臉而社交賬號也不再追蹤對方？）不回應，請大家自行解讀我的說話。」問到6年排開戀情玩完有否可惜？他口快快說：「冇！」再補充說不回應了，就連現在是否單身也不作回應。提到現在與朱晨麗的關係，他形容一直都是同事關係，見面不會尷尬。但追問是否會交談的同事關係？他就坦言：「要見面才知，因已久未見面，只在公司的大型活動中才會碰面。（私下有多久未見面？）真的不知。（能否合作拍劇？）視乎公司安排。（不會推辭？）我從不知自己有推辭這個權利，我會一切順從公司的安排。（現以事業為重？）多年來也是。」



◆何廣沛將緋聞女友朱晨麗降呢為同事。資料圖片



◆劉佩玥和何廣沛均對TVB將有同事離職感不捨。

工作收入未受裁員影響

另外，二人談到所屬的TVB裁員，他稱聽聞消息後有感不快，因疫情關係公司要作出這個艱難的決定，相信疫情過後一切會變得更好，不過將會與同事離開一定會不開心和不捨得，但暫時不知詳情，要先回公司了解。提到有否受公司開源節流所影響，他說暫時工作和收入各方面都沒有影響，不過個人開支都會稍作控制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Moon亦表示暫時未知有關公司裁員的情況，因為前天才收到消息，認為疫情對整個香港都造成很大影響，好多事情是避免不到，很難下評論，自己的心態是面對任何事都盡量樂觀積極面對；而她今年已入行十年，認識了許多幕後同事，希望大家都能開心和安好。問到收入有否受影響？她說：「最重要是自己的心態及做好自己的分內事。（有否買公司股票保值？）我一向對儲蓄和投資都好穩陣，會先做足功課，而疫情數年變幅很大，很少有投資的動作。」

與朱晨麗6年緋聞告終 何廣沛衝口指不覺可惜